

《今古传奇》特别推荐 · 2006年最具『黄易文学奖』实力作品

SHIHONG
CHUANSHUO

逝鸿传说

哀五胡之乱华，续边荒之传说 韦小宝般少年的羁旅奇遇

新世界出版社

碎石◎著



1247.58
57

浙 江 说

SHIHONG CHUANSHUO
碎石◎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逝鸿传说 / 碎石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6.4

ISBN 7-80228-008-7

I. 逝... II. 碎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3785 号

逝 鸿 传 说

作 者: 碎 石

丛书策划: 红书坊工作室

特约编辑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刘春梅 李 林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封面绘图: 黑色禁药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940mm × 650mm 1/16

字 数: 150 千字 印 数: 1-10000 册 印 张: 14

版 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28-008-7/I · 003

定 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一章

CHAPTER I SHIHONG CHUANSHUO

阴霾的天穹下，一丝风也没有。森森的雾从潮湿的大地升起，泛着死白的颜色。雾气缠绕盘旋着，在苍茫的大地上投下影影绰绰的阴影，逐渐翻过山岗，朝着岗下那无数具腐烂的躯体飘散过去。

这些躯体各自以扭曲的姿势呈现在雾气中，或蹲或跪，或伏在残破的马车上，或插在粗大的木藜上，还有的相互扶持屹立不倒，尽管彼此的刀剑都穿透了对方的身体。

而更多的则陷在地里，和着血泥，再辨不明。

若不是那双眼睛间或一轮，谁也不知道在烧焦的马车下，在重重叠叠的尸体旁，竟还有一个活着的，或者说还未完全死透的人。

这双眼睛躲藏在一簇散乱的头发后面，僵直地瞪着前方。那瘦小的身体则被麻布紧紧裹着，无力地抗拒着阴雨寒雾。两只纤细的脚没有鞋袜，挤在水洼泥泞里瑟瑟发抖。

在过去的几天中，他将满山的尸体寻了个遍，得到了不知该庆幸还是失望的结果——父

亲并不在这死去的四千一百三十五人里。

不在这，但并不意味着父亲没死，也许死在僻静无人的地方，连个收埋之人没有。如果还活着，则仍要提着带血的枪，等待下一次的搏命厮杀。

他这么想着，只觉支撑着自己这么多日子的希望终于熬得油尽灯枯。当时，马车上的火还没完全灭，那些零星的火苗似乎仍有点儿温暖，于是他就势蹲下，看着火。

他这个时候头脑出奇地灵光，记起父亲曾说过的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人在雪地里站着不动，后来冻僵了想走也走不了，就那样僵死了。到春天人们见到他时，还站着呢。

他想：我这样蹲着会不会死呢？若是死了，到了春天，小草野花会不会爬满我的身子呢？他继续保持着奇怪的蹲姿，一面想开在身上的到底是野菊好些还是映山红好些。

就在此时，有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出现在身后不远的地方。那少年头发蓬乱，脸上蒙着白布，身上本来青白的布衣已溅得满是泥水，背着几个麻布包袱。天色这么阴沉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头颈被细雨淋湿了，他也懒得遮一下——因为他实在没有闲工夫。

地上到处是积满血雨的大坑，不知深浅。他忙着将地上的冻殍残尸一具具翻起来，觅出残存的铜币、铁戒指、长命锁等，统统装进包袱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在不起眼的包裹中翻出碎银金软，这时他便会警惕地四下打量，顾不得血腥泥浆，塞到衣服最里面去。

这行为颇让人怀疑他是沙场的盗尸者了，然而他又不像普通盗尸人。少年每翻完一具残骸，就拖到坑边，用力一脚踢进坑中。坑里尸体渐渐堆满，他的包袱也变得越发沉甸甸了。然

后他掏出一个铁铲，费力地铲土去掩埋尸堆。

他做这一切时动静其实挺大的，一具具残缺的尸体被他拖得满地扑腾。有时候还有几只满头血污的乌鸦跟他较劲，干涩的惨叫一两里外也听得清楚。不过原先那人冻得似乎连耳朵都麻木了，对这一切充耳不闻。两人就在这十数丈内各忙各的：一个忙着活计，一个忙着死去。

不知不觉间，少年身旁已堆起四五个鼓鼓的包袱。再也没有可以用的空包袱，他只好停下手脚，看看身后高高的几堆死尸，再看看暮色四合的天，有些意犹未尽地长出了一口气。他跑上一个小山丘，赶在天全黑之前观察一下，盘算明日动手的地方。辨明了方向，他快活地打个呼哨，冲下山丘，扛起包袱，正待动身时，突然一怔。

有个什么东西在不远处闪了一下。

这光亮其实一点儿也不打眼，但那少年立时如闻到腥的猫一般眼珠发光，反手甩了包袱，弯腰寻去。他跳过水坑，跨过战马的残骸，一脚踢散烧焦的马车，把粉碎的战旗扯来扯去，就差在地上刨一层土了——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

怪了。少年搔搔脑袋，在原地转了几圈，顺手扯开麻布，突然吓得浑身猛一哆嗦——有双碧幽幽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，与那些死人惨白的眼睛相比，更如暗夜里的鬼魅。

少年浑身寒毛直竖，跌跌撞撞地退了几步，不料脚下一绊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他也顾不上疼痛，只挣扎乱抓，摸着一件物事就冲那东西扔过去。“砰”的一声，竟是只断臂，在麻布上弹起老高。麻布被手臂砸得一抖，掉了些冰渣似的水珠，那眼珠子却动也不动。

趁这空当，少年已在血泥地里倒爬出老远。他狂跳的心几乎从喉咙里冲出来，哆嗦了半天，终于摸到一根枪头。他定了

定心神。

因为隔得有些远了，那眼中骇人的光已不容易看见，少年小心翼翼地打量着。望了一阵后，他在泥地里捡起几块石头，没头没脑地扔过去。石头落在地上溅起老高的血泥，砸在马车上“砰砰”直响，砸在那事物上却只发出难以辨别的“扑扑”声，如中败絮。少年呆了呆，突然又是一个激灵——那东西动了，结结实实地扑倒在泥里。

“呱——呱——”道曾放下锄头，抬头望去，暮色里的森林只余下粗糙的剪影，早已辨不出寒鸦的所在，但他却像见到似的咧嘴一笑，道：“好吃吧？吃够了早些回去，明日还有的是。唉！”

他往手心呵了口热气，在冻得有些麻木的脸上用力搓了几下。今日的活总算快完了。他这么想着，猫下腰，将最后一坛骨灰放入坑中，而后站直了，双手合十，默颂了一段经。

风卷起败叶，在一排排隆起的土丘周围盘旋，仿若游魂；寒鸦干涩的嚎叫此起彼伏。道曾颂完超度经文，朗声道：“生而有灭兮，常生常灭；常生常灭兮，何所何取；诸法无常兮，因缘所系。不若归去，不若归去！”

最后一声发出，百多只寒鸦扑棱棱飞腾起来，从大片的坟头上一掠而过。干涩的叫声远远传来，良久方息。

道曾长吐出一口气，似乎有些怅然，可是眼神淡淡的，也说不上如何介意。他望了一眼天际，不知何时已是云淡风清，月亮悄悄探出了半个头，咧嘴一笑，道：“归去又如何？”

“和尚，和尚……”

“砰！”

“哎哟……”

道曾继续铲土，头也不回地道：“小靳，怎么如此慌乱？难道在山上遇见了虎狼？”

“不是啊和尚，是……是……”有人一边应着，一边飞速地自林中奔出。那人看起来有点奇形怪状——脖子上挂着两只沉甸甸的大口袋，腰间亦绑着同样两只布袋，里面不知装满了什么，跑起来“叮叮当当”地乱响，好似一辆挂满破铜烂铁的牛车。他吃力地猫着腰——除了脖子上挂的包外，还因为背上背着团漆黑的东西——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一跳一跳地跑着。

奔到近前，他费力地蹲下来，放下背上的事物，拖着身上的包袱爬上小丘，扑在地上，累得大声叫唤。道曾停下活计，笑道：“小靳，你仍是这样地不知足。贪念缠身，何求洒脱。今日怎会有这样多的收获？”

“哎呀。”那少年扯下包脸的白布，抹一把汗，一脸掩饰不住的得意，喘着气道：“今……今日我向北走，果然……果然又被我发现一个战场。嘿嘿……死的人……死的人总有两千吧。前村的王铁匠硬说羯人是往西走。我就不信！有冉闵大人的大军在西面，他们敢？哎哟，累死了累死了……”

道曾看他两眼，突然脸色一变，放下锄头走过来，沉声道：“人？”“和尚，难道我小靳做事还会错么？”少年老大不耐烦地道，“人统统都埋了啊。我小靳自从跟了你，老早就……那个叫做洗心革面……”

道曾指着坡下那团麻布裹着的事物，重复道：“人？”小靳一呆，跟着在自己脑袋上“啪”地一拍。还未等他跳起身来，道曾已如一道轻烟般掠下小丘。小靳抢上一步，叫道：“人僵了，不过好像还有口……”话音未落，“呼”的一声响，小靳的小脑袋刚来得及一缩，道曾的身影再度掠过他，扛着那事物往山坡上一处庙宇如飞而去，劲风带得小靳一翘翘。

“……气了。”半晌，小靳冲着那远去的青影有气无力地道。他抓抓脑门，转身收拾他的包袱去了。

“小靳，熬点儿热汤来！”道曾的声音远远传来。才刚开始清理第二个包袱的小靳恼火地抬起头，胡乱应了一声。他看看地上的破铜烂铁，咕哝道：“好，今晚又要收到三更天了。哎，与和尚为伍，始终潇洒不起来。”话虽这样说，他还是很快便弄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姜汤，小心捧着步入大殿。

这庙很有些年头了。道曾说过，是什么前强汉时建造的。汉朝，不就是被宦官败坏了的么？小靳别看年纪小，见识倒不少，知道宦官就是太监，而太监都是些不男不女的妖怪。一个被这样的妖怪败坏的朝廷，还能强到哪里去？所以小靳听到道曾说“强汉”两个字，颇不以为然。

小靳与道曾初到此地时，庙已经坍塌大半，只余两间偏室还能勉强容身。幸亏小靳自号“天下第一贩”，与被他封为“天下第一痴”的道曾真的是珠联璧合。一个赚钱有方，专好收集破布烂巾、黄铜废铁，经他漫天神侃，砖缝里抠油，方圆十里内的有用之物统统被刮干收尽；一个广布佛道，日日超度亡魂。就这样大半年下来，小靳赚足了砖木，道曾也邀齐了善男信女，将这大殿修葺一新，成为数百里内最大的寺庙。

他端汤进屋，道曾正盘膝坐在床边，左手守腹，右手虚捏，在床上躺着那人的头顶游走。小靳知道和尚正运功替他疗伤，不敢打搅，轻手轻脚地将汤放在桌上，踱到道曾身后屏气观看。

只见那人漆黑的头发软软地搭在额前，耳朵比小靳的招风耳小了不止一半，眉毛却是极细极直的剑眉，下面是一只挺翘的鼻子。再往下，是一张失去血色的小嘴，虽在昏迷中，一排小虎牙仍倔强地露出，紧紧咬住下唇。

小靳心中一怔，不由自主跨前一步，再往下看，那人起伏不定的胸分明微微隆起，一挂狼牙翠玉项链格外醒目。“娘儿们？”小靳吓了一跳，不觉伸手在道曾光头上敲了几下，“喂，喂……和尚！”和尚也沉重地嘘出口气，“是……羯人丫头呢。”

小岚，爹爹要走了。

小岚，你还活着吧。

我们大赵……我们的大赵已经灭了。爹没有办法，爹拼尽了全力也没有办法……真的没办法了……

汉人恨我们……因为我们这些昔日的奴隶来夺他们的江山，掠他们的人民。汉人的猛将冉闵，这个投奔到我们赵国的阴险的豺狼，陛下一死，他就露出獠牙，颁布了杀胡令，要杀光我们羯人……他有着魔鬼一样的武力，所向披靡，他率领的军队比草原上的狼群还要凶猛。

爹身为羯族战士，无论如何也要与家国共存亡，就算死，也会如雪山一样站得笔直。爹会和所有羯族勇士一起，与冉闵在战场上决一胜负。

世道若是永远这样纷乱下去，我们与汉人若是永远这样残杀下去，也许早些死去对你来说会更好。爹常见到那些沦为奴婢、沦为战俘的女子的悲惨命运。

但是，但是……不要死！小岚，一定不要死！爹不知道这世道何时是尽头，可是……总该有尽头的吧！

爹爹？

飘忽闪烁的光影中，那个魁梧的身体慢慢转过来，精制的豹纹铠甲上到处是斑驳暗黑的影，与这几天在成堆的尸体上见到的暗黑的血迹一模一样，将铠甲银亮的本色完全覆盖。有一

个东西在闪亮着。长长的，突出在那宽阔的胸膛前，不停地闪亮着。

一柄透胸而过的铁矛。

“哎呀！哎哎哎……痛痛痛，放、放手啊！”小靳低着脑袋，放声尖叫。

他下午从集上一回来，就被道曾派去煎药，熬到日近西山方好。刚端到床边，听那胡人少女正低声呻吟，便凑到近前看，没想到那少女双手一伸，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手劲之大，扯得他头皮都像要被掀起来一样。小靳痛得眼泪汪汪，但这药碗可是好不容易买来的南方正货，万万糟蹋不得，是以强忍痛楚，尽力弯腰下去放碗。但他人小手短，脑袋又被扯住，不管身体怎样扭曲，碗总离地还有半尺来高。他颤声哀求道：“好、好吧，不吃药也行啊，你放手，我、我给你拿好吃的，好不好？”

就在感到好几处头皮就要剥离的紧要关头，那少女突然开口模糊地叫了一声，手上一松。小靳大喜，不料少女在床上翻一个滚，纤足飞踢，小靳脑门中招，连人带碗翻滚出去，“咣当”一声，细瓷碗摔个粉碎，药水漫天飞洒。

“呱——呱——”道曾抬头望，今日的夕阳高远得让人敬畏。几只寒鸦从头顶一晃而过，翅膀乱扇着在一旁的歪脖槐树上停下，血色的小眼警惕地盯着道曾。

道曾双手一展，笑道：“没有了，今日没有了，瞧。”他指指身旁密密排列的几十只灰白的土坛，“臭皮囊皆已收入其中，如云烟消散了。”

寒鸦们仍旧摇头晃脑，咕咕乱叫。道曾叹口气，扛起锄头，道：“你们这些食人血肉的东西啊，真是生逢其时。跟我来吧，

你们想吃的人肉多得是。”便欲往山脚走去，忽听身后脚步声紧，他回头看去，见小靳三步并作两步从山坡上冲来。道曾见他脸色铁青，便道：“死了么？哎，冻成那样，能挨过一日已是不易。难为你了，先收了，待我回来再做法事。今晚你看庙吧，我去看一下你昨日说的战场，也许要一两日才回来。”转身便行。

小靳一把抓住他，叫道：“先超度自己吧和尚！你以为那破庙经得起拆吗？只怕等你超度完外面的孤魂野鬼回来，自己也成了没窝的野和尚了！”

等他生拉活拽硬扯着道曾赶到后院门口时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一只半人高的盛雨缸迎面飞来。乍见这百多斤的东西直奔脑门，小靳几乎屁滚尿流，还未来得及惨叫，见道曾的手已一带一推，那盛雨缸斜飞出去，砸在山墙上，摔成碎片。小靳抹一把冷汗，惨叫出来：“五两银子……妈的！”

道曾抢进院中，只见后院厢房的门窗都已被人踢烂，担水的木桶拆成几十块，满院里散着。扫帚、锄头等物统统像草标一样插在房顶。那少女披头散发，赤着脚，双目赤红，正对着柱子拼命擂，口中喃喃自语，状如着了魔。

道曾刚要上前，忽地一怔。他走上两步，却并不动手阻拦，只一旁默默看那少女发疯。小靳急得乱跳：“你还发什么呆？真要她把这里拆了才爽？”

“喂……哎哟，我的朱花窗格！真要我老命了……喂，和尚！动手跟她拼了啊！那柱子要是断了，我一屋子的瓷器可就……”

道曾低低地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此身是空，他身亦是空……阿弥陀佛。”

“什么此生畜生的？”小靳一头雾水。没等他再问，道曾如

箭一般射出，并指成枪，直向那少女背心戳去。小靳知道道曾这一戳之力可裂石断金，心中大骇。却见那少女并不回头，突然一个倒立，急速反踹，左脚挑道曾手腕，招术阴毒之极，偏偏姿势优美翩然，宛若舞蹈。

小靳几乎脱口叫好，却见道曾似早料到这一招般，变刺为勾，轻轻巧巧抓住少女的右脚脚踝，举臂一提。他身高手长，竟将少女倒提起来，跟着右手在她背上一击。那少女一声惨叫，模糊地喊了句什么，头一歪昏死过去。

小靳啧啧称奇，叫道：“和尚你可真下得了手！”跑上来帮他把那少女抬进屋，重新安置在床上。他一边收拾一边道：“这娘儿们姿势看起来花哨，其实经不了你一下，真正是花拳绣腿，嘿嘿。”

道曾哼了一声，沉声道：“不要乱讲，你懂什么！这女孩若非体虚过度，兼之心病发作，人事不知，真正斗起来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我真是看走眼了，看走眼了……”

小靳跟着道曾也有好多年了，还是头一次见到他如此慎重，吃惊道：“这娘儿们真这么厉害？长得倒是蛮清秀的，不听她说蛮子鸟语，还真认不出是胡人呢。砸起东西来倒不含糊。妈的！和尚，她最后一句喊的什么？从刚才发疯起，她就不停地念着。是人名吗？什么家伙欠她一屁股债？”

道曾转头望向窗外逐渐黑下来的天，良久良久，才长吐一口气，“她念的是：爹。”

正在收捡东西的小靳微微一颤，不想手在碎瓷片上一划，顿时见了红。他愤愤地含在嘴里吸血，一面道：“不就是老子吗？她有老子，就可以乱砸乱扔，我们没老子的就来收破烂。咦——有没有老子果然不同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小靳不由得有些羡慕地往那少女脸上看了看，见她脖子上围的布遮住了口鼻，顺

手一拉，突然浑身剧震，一屁股坐倒在地，脸刹那间白得发青，颤声道：“和……和尚……”

道曾抢上前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：“尸毒！”只见少女脖子周遭密密麻麻一片猩红的疮，不少地方流出脓血，在青白的肌肤上显得分外醒目。裂开的地方已开始腐烂，看样子受伤至少是在四五日之前了。她一直用布紧裹着脖子，道曾也从未曾想过掀开看，没想到竟是包着伤口。

小靳吓得退到门口，才回头看了一眼，不由魂飞魄散，嘶声叫道：“和尚，你……你干什么？”

却见道曾伏在少女肩头，吸了满满一口脓血，转头呸地吐在地上，眉头也不皱一下，继续吸血。小靳急得跺脚，道：“你想积功德想疯了是不是？成日里烧死人埋骨灰还不够，非要自己也跟着下去才算功德圆满？那是尸毒啊，这娘儿们也不知道在死人堆里呆了多少天了，吸了真的会死人的！”

道曾充耳不闻，继续一口口地吸，一口口地吐，约摸一炷香的工夫，他的脸越来越白，吐出的血却越来越红，到后来终于变成新鲜的血色。道曾再吸两口，支撑不住，靠在床头喘息，口中道：“小、小靳，快过来。”

小靳对这东西怕得要死，蹑手蹑脚走到道曾身后，颤声道：“怎……怎么？”道曾一回头，小靳见他嘴唇又黑又肿，脸上更是白里发黑，吓得尖叫道：“和尚，你要死了，你要死了对不对？早叫你别干傻事了！”

道曾艰难地摇摇头，勉强道：“你来……你帮她清洗一下伤口，再包起来，这、这样是不行的……咳咳……我……我上山去弄点儿药来……”说着用力一撑站起身。

小靳见他摇摇晃晃地往门口走去，惨叫道：“不是吧，我帮她弄？那不是也要中毒么？和尚你皮粗肉厚尚且这模样，我

小靳可经不起折腾。为这胡人小娘皮，至于豁出小命吗？”

道曾突然脸一沉，转头怒目而视，道：“混账！再多一句废话，立……立刻给我滚他妈的蛋！”一抹嘴边残血，大步出门。

小靳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，一时惊疑得不知所措，当下老老实实在门口烧了热水，用干净的布浸湿了，战战兢兢为那少女抹去脖子周围的血渍。

待他抹到那伤口时，少女虽在昏迷中，仍痛得浑身一颤，挣扎呻吟起来。小靳不敢碰她肩头，只得按住她的小臂，叫道：“别、别动，胡小娘皮，我小靳来帮你疗伤，你好了之后可要感恩戴德，有多远走多远。”

但那少女挣扎得越来越厉害，脸上冷汗淋漓，似乎疼痛难忍。小靳渐渐按不住她，好几次险些被那少女挣脱。他见腐烂的伤口就在眼前晃来晃去，只觉有说不出的害怕。终于一狠心，倾身压在她胸腹上，咬牙道：“再动，老子黑了你！”使劲一抹，不料拉下少女脖颈老大一块皮，露出血肉来。那少女大叫一声，手臂猛挥，小靳面门中招，顿时眼前金星乱冒，跌落下地。

这一记老拳着实厉害，他在地上了半天，方颤巍巍地爬起来，心中只想：“妈的，打死老子了，这胡小娘皮好大的蛮力！本想捡个长工回来，没想到是个娘儿们，还肝火这么旺，砸东西，拆房子，这不是倒贴的买卖吗？现在又惹了一身尸毒，再这样下去……不行，得想法子让她早日滚蛋！”

他摇摇脑袋定定神，想：“反正她这样子也挨不过两日了，以前那些人比她中的毒还轻也没挺过三天。干脆……干脆现在就把她背出去丢到山沟里，和尚回来找不到人，顶多打骂我一顿，也好过大家伙儿一道完蛋。对，就这么办！咦，怎么没声

音了？”转身一看，那少女头歪在一旁，黑发散乱在脸上，一动不动。小靳又惊又喜，心道：“难道这娘儿们耐不住，已经挂了？”

却又见她胸口仍在微微起伏，不禁略感失望。当下也不多想，用布将少女的脖子小心地包了，一弓身抱她起来，只觉她身子又轻又软，冷得像冰。小靳心中一软，旋又坚定，低声道：“胡小娘皮，反正你中了尸毒，估计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，我这就帮你解脱吧。”

他明知道此地远离市集，人迹罕至，但毕竟做贼心虚，还是用被子将少女紧紧裹起，出了房门，辨明后山小路，发足奔去。

这山虽说不高，可是林深树茂，藤蔓纵横，平常白日里一个人走都嫌困难，更别说手里抱着人摸黑赶路。小靳走了小半个时辰，也不知摔了多少跤，手上腿上到处青肿，才爬了两三里路。

忽听下面道曾的声音远远传来，正在呼唤自己。小靳吓了一跳，忙伏到草丛中，探头望去，只见山腰间寺庙中发出幽幽的光亮，道曾立在那里纵声呼喊，灌注内力，吼得远远近近的山头都是回响。小靳听他声音中带着惊慌，心道：“大和尚把别人的命看得比自己还重，我小靳可不吃这一套。性命大事，这次就算被他重重责罚，也顾不得了。”

道曾叫了一阵，声音渐渐往南山方向远去，小靳大喜，扛起少女，加快脚步奔跑起来。眼看就要跑到山崖，忽地一脚踏空，往下跌落，他还来不及出声，“砰”地一下已结结实实摔在地上，顿时昏死过去，竟是慌乱之中踏入猎人布的陷阱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小靳一蹬腿，醒了过来。首先映入眼的是天穹上的一颗小星。那少女躺在他身上，脑袋正好歪在他胸口，

仍紧闭着眼睛。她长长地吸着气，又长长地呼出来，微微的热气喷在小靳脸上，感觉不是昏迷，倒似甜甜地睡着了一般。风轻轻地吹着，不时带得她额前的碎发纷乱地动。

这星光，这夜风，这呼吸，让小靳一时间忘了身在何处，只觉全身空空荡荡，什么感觉也没有，好似浮在空中，懒洋洋地也跟着星星眨巴眼睛……

突然之间，小靳身子一动，“哇”地一声惨叫，但觉身上无一处不剧痛，好像每一块骨头都碎了。这才记起自己刚才摔了一跤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猎人造的孽。他痛得好半天才透口气，勉强活动四肢，还好，没断。那少女摔在他身上，大概更没摔伤。妈的，胡小娘皮的命还真是够硬。

小靳侧耳凝神听去，并未听见道曾的声音，松了一口气。他刚要推开少女，却突地一怔——那少女长长的睫毛一颤，似乎正要醒转。小靳吓了一跳，屏气半晌，却再无任何动静，这才偷偷地吐了口气。

不过这一来，小靳倒是第一次这么近地将那少女的脸打量了一遍，只觉她长得不太像平日所见过的胡人女子，倒有几分江南水乡女子的风姿。他注视着少女苍白的脸、微张的小嘴，不禁有些出神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小靳醒过神来，弯腰扛起那少女，使尽力气想将她托出陷阱。但那陷阱有一人半高，少女在昏迷中又全身酥软，弄了半天终究不成。小靳只好先将那少女倚在土壁上，拼出老命爬上去，再探手将她往上拉。那少女毫无知觉，好几次等小靳爬上土坑时已倒卧下来，小靳只好又跳下重来。好容易做完这一切，他已累出一身的汗。

爬出坑后，他疲惫地瘫倒在地上，旁边是昏迷不醒的少女，夜静谧地守在四周，风温柔地吹。小靳心神恍惚间，那些童年